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註卷十三

宋 高閌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上不受于天子內不受于先君不正其始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皆善之也然以狄之強而將卑師少豈能救之此必齊侯親往但以逼于管仲畏簡書之言非有實救之心所以無功而還故春秋存其善意而書人以譏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有一月而葬者亂故也臣子既不能事生又不能事死兩失之矣勝敵克亂曰莊此又臣子私謚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及者內為主公特為此盟者以齊侯為受命之霸也諸侯之仰霸者蓋欲以記社稷也閔公以幼沖新立而慶父通乎君母勢傾公室國人洶洶思得忠良以平內難故居喪特出為落姑之盟請復季子季子之歸否制在齊侯故也

季子來歸

季子謂誰公子友也友名也季字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凡人臣出奔而反國則書曰歸或曰復歸經未

有季子出奔之文而書來歸何也凡奔云者負罪以出迫逐而不遑暇之辭也今魯國連喪二君當凶禍艱難之際季子以貴戚之重違而去之是之謂全身遠害求援以庇國既而國人以慶父之故思得賢公子以輔幼主視公族之中惟季子託辭以出若受其生以有待者魯人惟恐其不歸故公與齊侯盟而請之其書來歸者所以變乎歸之文又變乎復歸之文也既歸而遂以國政付之是其委任亦不輕矣惟其

委任之重所以沒其去國之因而責其後效聖人特字之而不名又不稱公子者見季子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則所以望于季子者重矣然季子既歸乃託親親之故卒不能平姜氏之亂討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弒吾君明年書公子慶父出奔莒夫人姜氏孫于邾以著季子徒然來歸無補于急難大失國人之望是以變文書來歸者亦所以責之與内女被黜而歸者同

冬齊仲孫來

此齊侯既復季子因使仲孫來窺我非使于我也故不書齊侯使而止書齊仲孫來所以嘉仲孫而譏齊侯也譏齊侯有窺魯之心失霸者之義而嘉仲孫能俾齊侯務寧魯難有全魯之功故特書字以褒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也齊侯迫逐而遷之以其恃強而兼弱也故貶稱人陽自是不復見矣故不地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剌不能三年也庶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祫諸侯祫而不禘禘者天子之祭魯不當禘也然成王賜天子之禮以享周公而先公因僭用之過在前世聖人不一一追貶但因事書之盖魯國常事不可勝書故也今以周公之禘禘于莊公已爲非禮又况當喪而祭乎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盖皆吉服

矣豈獨禘為然哉禘大祭也故于是譏之然閔公幼弱何知焉聖人書此以著季子之徒執國政者之罪也雖然此特用其禮物耳非有追配審諦之事言禘于莊公不言莊宮者以三年之中未可以宮稱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薨不地者著其被弑之微意也不書葬者見無臣子也君弑而不討賊何臣子之有昔季子對莊公之言曰臣願以死奉般般死而季子出復歸而相閔公

公又被弑于此見季子之歸不能平内難適所以召

弑逆之禍耳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夫人姜氏與公子慶父此

二人者實弑公也夫季子者閔公盟而歸之以為國

卿正為姜氏慶父故耳季子專魯國之政足以有為

今已踰年既不能防閑其君毋稱治慶父之罪而反

召弑君之禍又不能率魯國之衆以討弑君之賊乃

縱之使逸故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者非特著姜氏慶父之罪又以見季子孤國人之望也或謂春秋不責季子不能全閔公而嘉其能立僖公嗚呼是不忠于前君而自結于後君也豈賢者之所為乎又謂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是尤不然人臣之義莫大乎為君討賊故曰大義滅親今季子于慶父親也而于閔公則親而又尊者也慶父弑閔彼尊尊親親之義已絶矣苟能誅之則尊尊親親之義兩

得之舍慶父而忍乎閔公是尊尊親親之義兩失之也棄兩得而從兩失賢者之所為果如是乎

冬齊高子來盟

魯難繼作齊侯不修霸主之義薔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使于我也而高子乃能因事制宜勉其君于霸遂與魯盟以定嗣君之位故于其來盟而稱高子善其能恤魯且得奉使之宜從義不從命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懿公遂為狄所殺而此但書入衛而已何也聖人不與狄殺衛君且為齊桓起也國人立黔年之弟公子頑之子申盖宣姜所生也是為戴公戴公繼卒遂立其母弟燬是為文公

鄭棄其師

狄既滅衛諸國皆震鄭伯遣師禦之而將非其人師久而潰故書鄭棄其師者惡鄭伯也鄭伯有其師而

無其將將者人之司命也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蓋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于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人當自罪爾而況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身又屬之以民乎觀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觀此則非師之棄鄭

鄭棄其師也鄭伯輕授高克將權自取此禍聖人不罪高克而直書鄭棄其師以為後世人君之戒

春秋集註卷十三

春秋集註卷十四

宋 高閌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同閔公義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齊桓公於是為仁不情而為志不廣矣狄入衛齊不救

衛狄不伐邢而齊救邢聖人於是蓋昭見其隱而知桓公之不足為賢方伯也衛朔奔畱於齊襄齊實納之是齊有恩於衛一也朔之入實拒王師桓公圖霸尊王釋其拒王師之罪而不問是齊有恩於衛二也莊公十六年幽之盟衛朔同盟及二十七年再盟於幽諸侯皆會而衛不至此衛負於齊者一也二十八年齊有伐衛之師問不至之故衛可以服矣而悍然不順與齊師戰此衛負於齊者二也伐衛於此又

七年而衛卒不通於齊此衛負於齊者三也齊庇於衛者二而衛負於齊者三此齊所以坐視狄之滅衛而不救也然不救衛固也而邢未被兵乃反救之何也衛與邢爲隣狄不伐衛則伐邢邢衛常有狄患齊惡於衛故雖滅而弗救邢無惡於齊未被兵而先救之救邢所以激衛也若曰順已者雖患未至而吾救之違已者雖已被兵而不之救嗚呼此固小人之情矣仁人果如是乎孺子將入井豈必其父母

親愛而後救之雖其父母之仇哀其垂死亦將引手援之矣傾乃持他人之子而示之曰此於吾無憾吾持之若父與吾仇吾安視其死而不援也豈人情乎霸主急災救患而以私憾廢之信乎為志不廣而為仁亦不情也聶北在博州博衛地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未有以効於齊也而齊厚之為已甚前年狄伐邢齊即救之不留也今狄未至邢桓公帥三國之

師次于聶北所以張邢之勢以却狄兵且謀遷之以期於久安城之以設其重險此豈徒為無益之役哉皆所以澂衛云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齊桓倡義存魯以示信於天下而亂魯者非他齊女也故名之至于夷而殺之而以之歸夫弑君之賊雖人皆可得而誅之而魯以臣子不得討則齊侯殺之為是此霸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故聖人不罪齊侯

之殺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而莊公娶仇讎淫蕩之女以禍魯國又不待貶絶而可知也然齊侯殺之雖是而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者罪齊不當取其尸歸也不言以喪歸者不成乎喪也雖然夫人義已與魯絶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楚人伐鄭

荆蠻加兵于中國謂之伐者以中國不自正故也荆

自莊十年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秪書荆荆本子爵僻在南荒不從中國政令而猾夏不恭敢僭大號所以外之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蓋周室微弱而蠻荆敢與中國交聘諸侯不以荆蠻待之而待以中國之禮聖人因書之曰人非進荆蠻也所以懲中國諸侯也然猶君臣同辭無復尊卑之辨二十八年荆伐鄭猶前志也此年書楚人伐鄭則見其地廣兵強暴橫難制自是至一經

之終不復稱荆矣然終齊桓之世惟秪稱人而不得與于中國之盟會者為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卒于是始横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二十一年又盟于鹿上至秋則書宋公楚子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楚于是乎始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所以著其強大難制中國不能抗也至冬告捷以威諸侯聖人復書曰楚人使宜申來獻捷貶其爵又稱獻所以抑其強也自晉文卒復有事于中國皆稱

其爵以明中國外裔盛衰之漸惟貶而稱人者各隨
事以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三也此會為衛城楚丘因為鄭
謀楚也公雖以喪行亦一時之權也諸國皆君則邾
人必非微者以其受姜氏故貶而人之然邾受姜氏
莒受慶父公不請于會以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
禮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人以哀姜在邾故戍虛丘以窺魯哀姜既誅邾知齊魯之交合將歸其戍公往要而敗之何以知要而敗之曰無伐邾之事而敗邾于邾地故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于莒而卒至于興師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夫弑君之賊豈得以親親掩之乎久稽

天討一至于今乃慶父聞哀姜已死欲復歸魯魯人不可乃自縊遂致莒人恃是興師而來以責賂于魯夫莒受亂不執固異乎蔡人殺陳佗者矣又復責賂不已信有罪矣公子友既不能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退乃遽出師以敗之又獲其大夫以償之拏者莒子之弟獲拏者所以絶公子慶父之賂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特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凡諸侯戰而死曰滅生得曰獲而大夫生死皆曰獲者以存之殺

之皆在得之之後故也凡獲人之君與其大夫及其見獲者均為有罪其閒曲直之義則各存乎其文凡小國之大夫不名事接于魯則名詳内也鄟我地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齊人殺哀姜而以之歸今歷二時魯不迎其喪者以夫人與弑閔公義欲絶之故也僖公新立外欲固齊以居厚内存母子不絶之義故請而葬焉此所以喪至自齊也然哀姜豈可復配宗廟哉魯以臣

子不得討齊以霸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霸主之命以尊宗廟霸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絶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是齊已絶之矣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不忍絶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之至而特去姜以絶之于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何則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者蓋與齊侯同弒其夫也弒夫之罪重雖臣子得紀之矣故全去姜氏今此與慶父同殺其子其罪稍輕終不以子故讎母惟霸者得行

爾故止去姜而存氏若姜氏皆去之則是弑夫殺子之罪均故存氏以别之也然則春秋者信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衞邑此會檉之諸侯城之以封衞也而不繫之衞者衞為狄所滅不能保有故也然其辭若魯獨城之何也齊侯之與諸侯會于幽也以攘夷狄尊中國為盟主閔二年狄入衞而齊侯不能救致衞為狄所

滅衛亡踰年然後率諸侯城楚丘以封之而齊侯乃自以為功雖衛人亦謂齊侯于我德莫大焉聖人書之曾無異于常諸侯者盖惡其盟之無信救之不速今雖有存亡繼絕之善然天子在上而諸侯輒敢專封非其所守而擅興力役以城之皆王法所不容也故但書城楚兵而齊桓之行事可見矣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曰薄德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然則為齊桓者如之何則可狄人即遂請

命于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齊桓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而經營四方乃人臣之職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十有一月而葬外薨也喪至五月而葬也魯人以姜氏得罪宗廟不敢從夫之謚遂循文姜之例别謚曰

哀嗚呼是不若不謚之為愈也聖人書此以罪魯之

臣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始見于經以三傳及孟子攷之晉實主乎伐虢而

春秋以虞為首何也貪賂忘親以師導晉為之前驅

故聖人以虞首惡也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正著

其恃衆以凌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虢之所恃下

陽舉而虢亡不待隕其社稷也盖虞不假道則晉不

得逞下陽旣喪則虢遂已亡聖人作春秋書鄭伯入于櫟而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四也江黄者楚與國也二國遠小而僻陋今來定盟則楚失其援矣始來服齊齊侯不以遠小僻陋而忽之遂為之合諸侯則此諸侯宜皆會也然大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齊宋大國之

君而盟遠國之微者則諸侯不必皆至著齊侯之信

而服楚之象見矣

冬十月不雨

萬物需雨以生需雨以成一時愆亢猶有所損况不

雨幾于彌年則其災可知此書首月以見一時不雨

而僖公已為之憂矣

楚人侵鄭

貫澤之會江黄皆至則齊已强而楚人失援矣此書

侵鄭楚人懼也懼而侵鄭者何楚失江黄矣能爭鄭猶可抗齊也以是見楚人欲與中國爭衡也惟不得鄭是以服于齊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一時無他事惟首月書不雨見終春猶無雨也

夏四月不雨

自去冬不雨至于今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而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

連于首月總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

徐人取舒

凡國不言取此舒國也而曰取舒取舒之後復有舒庸舒蓼舒鳩之類皆羣舒夷落雜居江淮之間者當時夷狄無城郭宗廟社稷之守故但以取為文詩曰荆舒是懲然則舒與荆同為中國之患徐人欲與中國盟會故取舒以自効厥後齊侯為牡丘之會蓋為

此也

六月雨

此記不雨之終也且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國之大事不可不書亦見僖公憂喜在乎民也夫所謂王者豈能使陰陽無旱潦哉如以斯民為憂而已故歷書之以見急雨之意焉所謂務農重穀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齊桓九合諸侯此其五也齊將伐楚旣得江黃二國
共掎角乃為此會以諭諸侯故曰陽穀之會齊桓端
委搢笏而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葢江黃再會而不
息可以大舉伐楚也故但書會而已又異乎貫澤之
盟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而江黃獨不與
焉安知其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
奇也此用兵之法自召陵退而執濤塗然後及江人
黃人伐陳則知諸侯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掎

角之勢明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凡魯遣大夫往他國盟則曰涖盟此盖公有他故不與乎陽穀之會故使上卿如齊涖盟也亦足以見齊桓寛政優簡于諸侯矣

楚人伐鄭

此伐鄭者懼齊也凡謂之伐必有辭焉知齊之定伐故有事乎鄭以拒齊也楚以夷狄連三歲加兵于鄭

欲與中國抗衡則中國之衰可知已齊桓豈可已哉

于是明年諸侯大舉伐楚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此齊侯大舉伐楚所以攘夷狄而尊中國也曷為而先侵蔡乎曰侵者無名興師也齊侯欲攘夷狄尊中國經營馳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為蔡姬舉哉今以伐楚會諸侯則諸侯之師實為楚動而齊侯

以為蔡先附楚不與中國盟會者二十有三年乃先加兵于蔡聖人罪其行事之迹殆若怒蔡興師而因以及楚爾故書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蓋明其以蔡故而勤諸侯也以蔡故而勤諸侯則是一人之私而非天下之公舉也是之謂齊桓之譎但以伐楚之名正而掩其譎爾聖人實書之見私欲之為害如此然予其爵者正為下文遂事起也以蔡國區區嘗困于楚而諸侯之師遽及其境

彼何恃而不駭且潰乎蔡侯以是忿齊終身不與中國盟會雖然諸侯守國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勿去可也今兵一及境而民遂潰散則君之不能守其民可知矣沈潰莒潰之類皆是也書遂者著齊侯怒蔡興師因乘諸侯兵力以伐之不由天子之命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齊侯伐楚不能為而非所謂為天吏而伐之也然楚乃蠻夷之國強暴僭逆憑陵中夏天王不能治而齊

侯能奮中國之威一舉而服之而天下不胥為左衽者乃其力也聖人于齊侯滅遂之後用兵侵伐皆貶稱人至此稱爵者予其有攘夷狄尊中國之功也是舉也非止八國之師也蓋自陽穀之後小國從令而行故不復舉之自曹許以上乃書爾陘楚地齊侯以師壓其境焉屈完所謂君之涉吾地是也是時楚國方強齊將綏之以德故次于陘以待之既而楚使屈完來遂與之盟此見齊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

夏許男新臣卒

諸侯非卒于國都則書地此不書許男卒于師何也

按成十三年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曹伯負芻卒

于師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

矣曰卒者卒于其國之辭也新臣即許叔也立四十

二年其子業立是為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

此楚子使屈完來觀師而屈完因求盟于師也曰來

盟者彼欲之也見楚之服齊也雖然齊侯舉義師以伐楚則當罪其僭竊王號侵滅小國也今反以包茅不入昭王不復責之則其辭游矣盖齊桓之行事亦與楚相似故管仲亦不敢以此責之也義既不充辭又不勝故不敢決戰而許之盟也彼齊國佐如師陳袁僑如會皆書如而此獨稱來者外夷狄之辭也楚于夷狄最彊未嘗與中國為會然屈完之佐楚子能從善服義知尊中國非特楚國之民安而中國亦被

其澤焉故春秋特書其族如吾中國之大夫且見楚亦世官也然不曰楚子使者前此未嘗稱楚爵若此稱楚子是進夷狄也非所以攘夷狄也故專舉屈完與齊國佐不同

盟于召陵

屈完來盟于師楚志也不許盟于師而許之盟于召陵齊志也名陵去陘一舍耳齊侯退而盟之雖有諸侯之師不復與戰以禮楚焉故復書盟于召陵以明

齊侯尚德不尚力也由此言之齊侯此舉求服夷狄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為功也二十八年晉楚戰于城濮晉文公退三舍以避楚楚得臣從之不已而後戰焉方其退舍而楚還則文公亦將不戰矣吾以是知齊桓晉文之攘楚皆求服之而不求戰勝也故春秋予之

齊人執陳袁濤塗案袁濤塗左氏作轅公穀作袁此從公穀

濤塗非有意于誤軍道區區為陳之意則忠矣申侯

責濤塗于齊侯齊侯不之察賞申侯而執濤塗况楚方受盟而退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于是知齊侯之不可為周公而為三王之罪人也周公東征而西怨南征而北怨今齊假道于陳懼以求免又執濤塗故揚子雲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侯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袁濤塗其斁矣夫雄蓋得之此也貶而人之不亦宜乎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此書及者非魯及之也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乃齊及之爾齊所以及江黄伐陳者討其誤軍道之罪也夫陳侯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故蒙上文而人之蓋江黄小國例稱人若書齊人江人黄人伐陳則嫌與江黄同貶故變文稱及蓋齊侯知此舉非義諸侯不肯從故俾江黄二國伐之俾江黄二國伐之亦齊侯之善經也何謂善經不以江人黄人伐楚

而以江人黄人伐陳者不以江人黄人益楚之怒也
愛江人黄人也此齊侯之善經也雖然伐陳非義也
陳人亦未肯服罪故十有二月再會諸侯侵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

桓會不致于此致者以其事功為足手揚也且師出
踰二時矣又以見諸侯之師正為伐楚而起非為侵
蔡也攷觀齊侯伐楚之舉或美或惡而可以知霸者
之雜矣

葬許穆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冬十有二月公孫兹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齊侯大舉諸侯之兵假塗于陳陳人病之不欲其復過我國使之循海而歸則齊侯之不修師律可知矣乃反執陳之大夫又及江黄加兵于其國今又大合諸侯之兵壓其境聖人于此不曰伐而曰侵者所以

深罪其無名也書公孫玆之帥師貶可知矣齊之首
惡罪不勝誅也陳人行成遂歸濤塗

春秋集註卷十四

春秋集註卷十五

宋 高閌 撰

僖公二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諸侯世子皆誓于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于相殺則人倫廢矣况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

所以深罪其聽讒而忍殺其子也觀宋苓之詩葢可見其好聽讒矣然申生志安其父而陷之于大惡不容無譏故甚晉侯則申生之譏在其中矣何則父子之間雖以恩掩義義有不可已者舍恩從義可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此以義愛其父者也若申生者知恩而已非君子所貴也使申生能自直獻公慨然知自反雖居不安食不飽君子猶以為孝也直而不勝逃而免難俟其自悟父子之恩猶可全也申生

不知出此二者而為臧獲之計其不智甚矣非特陷父于不義自是晉國大亂庶孽覬覦互相簒殺至文公始定迹其禍端實由此爾或曰世子實有罪則如之何曰先以讒譖為慮可也若不免乎疑則加溫辭以訊之勿盛怒以恐之使世子得盡其情可也世子辭盡而實有罪則亦教誨之而已若終不改焉諸侯則聽命于天子天子則大會羣臣于朝而顯議之羣臣有辨其讒譖則父子釋然無疑可也然以為有罪

必可廢則廢其爵位如堯之待丹朱俾終其天年以全吾父子之愛可也又何必殺為夫為人父而殺其子未有不由内寵者故春秋特書晉侯殺其世子以為後世之戒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以堯毋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者不宜來也朝其子者不當朝也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

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如其有子必尚幼穉又未嗣位如之何而勝朝乎若伯姬歸寧而與其子偕來則亦常事不書矣今特書杞伯姬來而繫之以朝其子蓋無故而來以朝其子為名春秋别嫌辨疑與書子同生同意意在言外也

夏公孫茲如牟

按桓十五年牟人來朝蓋小國也魯必不使大夫往聘此書公孫茲如牟者直著其託聘使以圖昏左氏

以為娶是也葢大夫非君命不踰境今以聘行則其出為有名矣然小國不能自進于禮而我先聘之公孫兹雖可逃責于一身適自取畢辱耳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六也凡魯與一二國盟伐則有稱會稱及之異以辨起意之主若大會諸國盟伐皆盟主所召而往就之故悉不書及此書及者非内為

主也殊會王世子故不言會齊侯而書及也齊桓恃平楚之功坐致天王之世子故聖人不與齊桓之致世子而以諸侯會王世子為文蓋王世子天王之貳也不可以並諸侯之列也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強而扶弱君弱矣則扶而尊之臣強矣則抑而卑之豈特懲當時之變亂蓋將以明天地之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得而抗之且避不恭也然而世子出會非王命也天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

而立王子帶齊侯以為議之于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王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知也莫如為會以見世子使天下諸侯曉然皆知世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吾從而與之盟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則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雖然諸侯不以王命而敢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此皆天王弱諸侯强以公義而脅天子天子以私懲而見制于諸侯君臣父子之間皆失正矣王世子位

定是爲襄王而許男居喪出會則又覩文見義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此復舉諸侯者尊王世子不敢與之盟也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爲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

侯之霸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霸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召世子至于召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凡諸侯期盟而往會者則書公會某人盟于某地葢期會至而遂盟也若盟非前定則書公會某人而後言某日盟于某地葢明既會而始盟也或間有他事則再言諸侯如重丘之類嫌盟繫于他事也令首止之會中無他事而再舉諸侯者董仲舒曰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會雖衰

世之事亦變之正者彼善于此亦可謂之大矣是以

書法如此

鄭伯逃歸不盟

齊侯以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攘夷狄救中國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于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啓鄭從楚以惎間中國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于是鄭伯喜于王命遂棄諸夏外交蠻

夷逃歸不盟陰與楚通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嗚呼若權輕重而言之天王之召私意也諸侯之盟公義也與其外與蠻夷通孰若内附中國之為愈也故書曰逃歸言義當留而竊去曰不盟者言可以盟而不盟所以深罪鄭伯也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則有日矣裁踰年而惠王已卒鄭伯以叛之故知王室之不競非獨彊楚與諸侯之罪也周室實有以來之抑又齊侯之霸不知請命恃强而預王政所以惠王之

與楚亦齊侯實有以致之上下相習煽而成俗謂之春秋之世而不復西周之盛蓋以此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陵夷至慎靚赧王之世共主不復與起矣雖名世大儒亦以王道說諸侯俾之自王不復更談周室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為寇中國之兆也弦子奔黄以

黄睦于齊藉以依中國也不名者何楚人恃强逼而去之非弦子之惡其義未虧其國可復而齊侯雖霸不能救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雖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食之者

冬晉人執虞公

虞公嘗為天子三公故稱公此晉人滅虞而曰執虞公者不與其滅也蓋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

也今虞已自滅晉人但執其君爾晉初以詐謀假道于虞以伐虢其意欲以兼取虞也虞國托于晉之側以虢為捍蔽而其君庸暗不能辨晉之詐謀而貪其賄賂導之伐虢虢亡而虞見滅國滅而不知諫又不察至執而後省謂之執虞公可也聖人方罪虞以立萬世之戒若書曰晉人滅虢遂滅虞執虞公以歸則不見虞公之惡非春秋之義也故前書虞師晉師滅下陽此書執虞公皆罪虞也其人晉侯而爵虞者則

又以明晉人之甚也甚者何虢保逆旅以侵南鄙猶可以為罪賄虞而虞從之何罪而滅之人晉而爵虞非聖人孰能别之此之謂明微

六年春王正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而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之伐七年齊又伐之八年甯毋之會

遂不敢與盟而令世子聽命焉九年會于洮而鄭伯遂乞盟也噫諸侯之尊始于逃歸終于乞盟甚矣哉鄭伯之可羞也

圍新城

新城實新密鄭人新造之邑也鄭伯逃歸蓋王之意也從王之意不可伐也投鼠忌器之義也故鄭誰諛王意以與楚而齊當請王命以服鄭不當遽伐之此鄭人所以不服也鄭既不服乃以其非時城邑為罪

從而圍之聖人即書圍新城以示義

秋楚人圍許

楚人圍許者所以救鄭也夫楚之所以敢背召陵之盟而興圍許之師者以天王撫鄭使背齊而即楚故也齊侯不能以王命懷徠諸侯而自恃威强不有天子此所以使楚有圍中國之心而起救鄭之謀也

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以援鄭故諸侯釋新城之圍遂移兵以救

之然則伐鄭未足以討罪救許不足以為功徒勞民而已爾齊侯誠能輔王修德以懐諸侯則鄭不須伐許不須救而諸侯之兵不動矣故春秋書此所以病齊也楚子于是乎還

冬公至自伐鄭

暴師三時而不以救許致者救許因伐鄭故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此復伐鄭者何齊侯以鄭伯求救于楚而不我服故

又與師伐之不懷以德而類加以兵強暴甚矣書之曰人不亦宜乎

夏小邾子來朝

隱公之時邾尚未爵曰儀父而已後始進稱邾子今郳犂來又得王命而稱小邾子矣于是見五等之號不復出于王者皆由齊侯之霸凡有邑者皆得以專封矣

鄭殺其大夫申侯

陳袁濤塗怨申侯之反已于召陵也故勸之美城虎牢而以叛譖之及齊人伐鄭鄭將服齊故殺大夫申侯以說夫申侯責鄭以自封欺霸以禍國此足以殺其身矣然齊之伐鄭以逃首止之盟也今聽讒專殺大夫以說于齊則鄭伯失刑矣故殺稱國而大夫稱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七也齊侯伐鄭之意未已鄭伯

雖殺申侯矣猶有懼心故遣世子以嘗弑之齊侯宥之故為此盟以定之然而諸侯之心已不甚與于齊侯矣所以會四國而世子在焉見齊侯之盟已漸衰矣

曹伯班卒

曹僖公立九年不見于經其子班立是為昭公昭公亦立九年詩刺其國小而迫無法而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然卒無患者恃齊侯之霸也其子

襄立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罷盟而聘謝不敏也能事大國如此其恭僖公君臣之有道葢見于此懷不移此以事大王耳

冬葬曹昭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八也王人者王世子之使也以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故使齊以求援也齊侯不盟王人此盟王人者何穿世子也惠王疾惠后主帶故齊會諸侯盟以穿之是以世子之使稱王人而序于諸侯之上所以尊王室也曹伯居喪出盟覩文見義洮我地

鄭伯乞盟

乞者賤辭鄭伯前此不盟者恃惠王也自逃歸之後

屢遭兵革鄭不勝其敝而楚亦不敢與爭故先使世子與盟今以王人在會而王世子之位已定矣將何所恃哉于是自請與盟故書乞以賤之且著悔也夫楚為中國患久矣而鄭先受其害也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又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凡五伐鄭與中國爭衡自齊桓召陵之役兵不血刃楚自慴服然則鄭之為鄭非齊侯撫以德禮則鄭終不知反遂為蠻夷之人

矣攷之于經自此十七年齊侯小白卒楚人絶迹不復加兵于鄭則小白之功亦盛矣鄭伯曷可背齊而附楚耶故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既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亦以惡惠王御世之無道也

夏狄伐晉

齊桓率諸侯以攘夷狄而秦晉不至亦不強致狄知晉不與中國之會故敢伐之其謂之伐則以晉不自正故也書此以見狄之熾而齊侯不救亦不害霸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按明堂位言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于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今用七月者夏之五月也失禘之時矣而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故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獻子此時雖未見于經要之改用七月者出于後人之私意爾用致夫人者言不當用禘而致夫人也入春秋以來惠公夫人仲子以再娶而弗致

于廟隱公夫人子氏以先薨而弗致于廟桓公夫人文姜以夫弑而弗致于廟莊公夫人哀姜以殺子而弗致于廟閔公則未娶焉然則由閔公而上五世之廟闕夫人以配祭者多矣今僖公因禘于周公之廟而盡致之以不可悉志其姓氏故但書曰用致夫人豈非因審諦昭穆而皆致于太廟歟越禮妄作之罪可見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氏謂惠王以七年閏十二月崩今年正月諸侯會洮謀王室之難襄王位定而後發喪若然二月間位已定矣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發乎此必不然或者去歲惠年疾不莅政世子懼難而圖諸齊故為洮之會至是惠王姑廂歎按歴七年閏十一月八年又閏十一月此雖置閏之失豈此年閏十一月王崩秘之至十二月乃發喪幾然聖人作春秋必提實而書之宜以經為正惠王凡在位二十五年不書葬者罪諸

侯致宰周公會于葵丘而不會天王之喪不臣之甚也

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立三十一年世子兹父立是為襄公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齊侯九合諸侯此其九也且齊侯圖霸内帥諸侯外攘夷狄經營馳驟出入上下二十條年勞亦至矣然

自服楚之後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師翼在天子與哀振廢以復文武之業前此致王世子于首止此又致宰周公于葵丘周公以宰兼三公固亦尊矣然非世子足擬故祇書在諸侯上其他王人亦然所以尊王室也且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已方聽政于冢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及自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及來下會諸侯大義乖矣故聖人不予齊侯坐致天子之宰而

以周公主會為文也凡諸侯在喪者稱子以吉紵者稱爵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為霸主當遏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齊侯所仗大義果安在哉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內女已許嫁而未歸者公自夏出會聞伯姬之卒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復書諸侯者周公不與盟也攷孟子與穀梁所載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是不盟也以不盟盟之也是以君子善葵丘之盟善葵丘之盟者非善其不歃血也善夫不盟宰周公也觀五禁之辭是齊侯所以約束諸侯者也聖人不使天子之宰反受諸侯之約束故以諸侯自盟爲文又見齊侯自恃服楚之功故敢致天子之寄以約束諸侯蓋襄王以危難纘嗣乃齊侯之功也因使宰周公來會以尊寵之觀

其初會之辭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則齊侯翼戴襄王之事昭然矣聖人再書葵丘者詞意雖然美之然亦實著周之極衰也使時君有宣王之資能任賢使能則齊桓管仲皆吾中興之功臣也雖然桓盟不日凡日者著不信也此盟在九合之末自此不復有衣裳之會桓德寖衰諸侯日犯其盟而桓不復能征之矣是以謹而日之

甲子晉侯佹諸卒

謝湜曰晉侯晉獻公魯不會楚故不書楚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五子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獻公不道申生以無罪見誅奚齊以不正為嗣非國人之志特君意所欲耳于是里克内懷不平遂卒乎鄭謀殺奚齊而立重耳也凡嗣君在喪稱子今奚齊不稱子者非正也若直曰殺奚齊則嫌乎篡者而里克之心在乎立正非若其他弒逆之比也故書曰殺

其君之子蓋明里克之意不在奚齊而本在其君則知奚齊非奸位見殺特以其非冡嗣之故國人不君之耳聖人特立此義以罪獻公殺嫡立庶為後世之戒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欲立趙王如意致戚夫人之為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朝他國皆書如著其出境也若又有故則書故重

其罪也納幣覲社之類是矣春秋書公如他國者三十五如京師一而已此又罪其朝王之簡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著狄益熾也益熾者何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是益熾也益熾而齊侯不之問蓋略之也略之者非若楚之僭也以傳攷之溫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故狄滅之然奔衛不名者不與夷狄滅王畿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臣又見狄之強暴居然而滅溫

密邇王畿矣齊侯可不治溫溫子乃司寇蘇公之後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獻公殺適立庶非國人所欲是以里克殺奚齊持殺其君之子而已至于殺卓亦猶奚齊也而書弒其君者是里克之君也初驪姬將殺申生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之乃欲以申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以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也

觀春秋之書里克見聖人用心如天也殺奚齊不恕
則後世忠臣無以行其志弑卓不正其罪則後世亂
臣得竊比以為奸里克之心則是也其義則非也與
荀息同心輔卓使社稷有奉足矣又何必重耳哉荀
息者奚齊之傅也獻公病使荀息立奚齊而告之曰
士何如則可謂信矣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其
言則可謂信矣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東而輔之荀息立卓里克又弑之荀息死焉其

曰及大夫者但以其守信而死君難故春秋名之又異乎孔父也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也此言是矣子是里克丕鄭父以公子重耳之避嫌也乃與秦伯迎夷吾而立之是為惠公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前此書齊伐戎此書伐北戎又稱其爵者與之之辭也然秋之害中國甚矣齊侯不攘而斥之北戎未嘗

入為中國患而齊侯以許男遠伐之何哉春秋與其

伐北戎乃所以著齊侯無心乎中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既殺其君之子奚齊又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

息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何也奚齊及卓之立皆非

國人之所欲則里克之罪亦非國人之所惡也晉侯

初許賂秦伯里克丕鄭而得入既而背内外之賂又

恐其復召重耳以為已害故殺里克以自解本非討

罪之意故以專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得已而殺之所以著夷吾之忘恩背惠如此也初里克欲以中立祈免于死自謂智矣而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此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簒弒誅死之罪克之謂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

建申建酉建戌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以此為異

乾隆御覽之寶

春秋集註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信

春秋集註卷十六

宋　高閌　撰

僖公三

十有一年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然則丕鄭父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故并書其名字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齊侯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知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桓親見二國之事亦循其故姜氏婦人何知焉以齊桓魯侯二君相會而使婦人厠于其間何以示兩國侍御僕從之臣乎

秋八月大雩

因旱祭志偕也

冬楚人伐黄

黄雖先屬楚前此屢從中國盟會及伐楚之役聖人雖不明書而以下文攷之黄實與焉及楚滅弦弦子又奔之故楚人以為討而管仲既死桓公霸業已衰不復能救是故君子憫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是月庚午朔不書朔因舊史也日食有常度亦人事所召有倉之者

夏楚人滅黄

黄人恃中國之睦于齊也故舍夷狄而即中國今楚人自去冬見伐而齊侯不救至是遂爲楚所滅滅弦滅温皆不書伐而此先書伐蓋所以深刺齊也

秋七月

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狄嘗滅衛衛遷楚丘今又侵之衛保溫子也自楚伐黄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觀狄之疆而知諸侯之衰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因魯往會而特著其臣子私謚之罪而陳侯居喪出會視下文而義可知也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鹹衛地衛爲狄所侵諸侯莫救于是衛侯因淮夷之

病杞遂請齊會諸侯以禦之盖將假此聲勢以威狄也是時王室有戎難而春秋不書者齊侯至是不復知有王室矣而杞以二王之後反獲諸侯之會以免淮夷之難

秋九月大雩

因旱祭志僭也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諸侯皆受齊侯之命同力助杞故公會罷而

歸使公子友如齊蓋將爲杞城緣陵故也諸侯皆然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乃會鹹諸侯前目後凡也緣陵杞邑也不繫杞者杞不能自保其國也杞小而弱又以淮夷之故且二王之後故齊侯特率諸侯同力城緣陵將遷焉而不遷者城之之力也故詩人頌僖公有淮夷獻琛之美然則服淮夷者齊侯也而獨頌僖公者國人之辭也然城楚丘亦齊侯也友若魯自城之何也杞爲淮夷

所病其國其君猶存而霸者能率諸侯城之固非不義之舉特以無王命而貶故猶可以諸侯道也衛為狄人所滅不請于王而創建其國更立其君非制節謹度之道故不可以諸侯道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女子許嫁笄而字其曰季姬是已許嫁矣然不繫之鄫則是女而非婦未嫁之文也未嫁而及鄫子則是內女為主也內女為主與鄫子遇而使鄫子來朝者

傳謂非行朝禮也使鄫子來請已也來請已者本非許嫁鄫子故也何休謂季姬許嫁邾子是已自是邾人怨鄫子兩國禍難不解蓋由季姬未嫁而所為如此故稱及稱遇稱使以著其惡而鄫子之擇配魯僖之治家從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案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因而會盟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婁林

齊桓大合諸侯以救徐固有餘力而師出三時無功而返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

崇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嫁于鄫纔及八月而卒然所以為鄫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為後世之戒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此公子牙之子叔孫戴伯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絶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案此條從程端

學春秋本義補入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論其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小白入魯地而會聲姜能無嫌乎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以救之案此條從

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求霸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霸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于其間宋襄既有求霸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霸當以德懷徠之令乃肆己之疆擅執國君以陵轢諸夏亦以甚矣（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鄫子會盟于邾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宋公之盟曹南怒鄫子不至故欲用之而子魚諫焉邾人修鄫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也不然則宋修霸業邾從宋盟安敢輒戮鄫子而不懼討乎宋既不討則意從可知矣宋襄圖霸而縱容同盟暴虐與國何以求諸侯乎經書鄫子與蔡世子有皆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盖聖人所不忍言但曰用之則知其

以人為用也諸侯終則名鄫子不名史佚之（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人圍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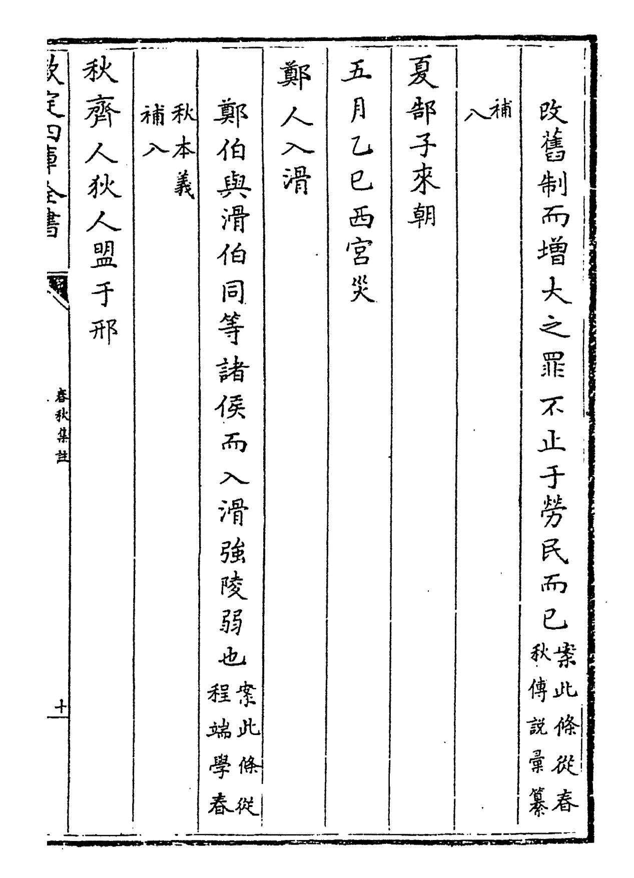
衛人伐邢

衛不伐狄而伐邢是以人之（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改舊制而增大之罪不止于勞民而已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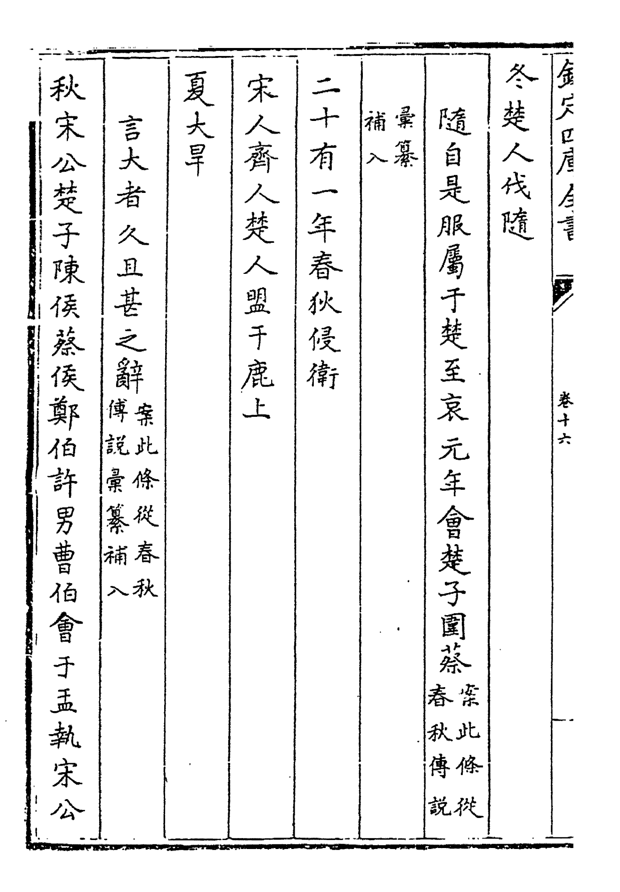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強陵弱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自是服屬于楚至哀元年會楚子圍蔡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言大者久且甚之辭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

以伐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

續至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歸其君使為我附庸也為我附庸則是我取之也 案此

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來伐我而魯遽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

此戰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不名者史佚之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秋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罪諸侯之不赴難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晉侯夷吾卒

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簒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始則邢遠狄以伐衛固可罪矣今衛又舉兵以滅之

抑又甚焉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夫不親迎而姑來迎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是不有天子而導荆蠻以伐中國也 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

入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齊人加兵于魯魯欲報之當請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罪夫楚蠻夷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魯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僖公之德衰矣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

補入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宋不與楚宋諸侯且有先君之怒又自以為霸國故

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蠻夷恣其強盛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蠻夷同伐之伸蠻夷之強屈中國之義罪昭然可見矣案以上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之嚴如此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畏楚之強而來為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案此條從程端學春

秋本義補入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罪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既出故有城濮之戰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城濮衛地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

于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

人不敢復窺中國則功莫盛于此矣案此條從趙汸春秋集傳補入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楚自齊桓没為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句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焉晉于是遂霸諸侯也衛子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遇王而朝此為何禮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叔武雖不能避嫌然亦請復衛侯衛侯不之信先期而入因殺之故春秋不書叔武之事是專責衛侯也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彚纂補入

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_{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晉文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晉侯之罪亦已明矣_{案以上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諸侯遂圍許

前目後凡也_{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狄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罪中國不

自正而輕受之耳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秋大雨雹

劉向以為盛陽雨水溫煖而濕熱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薄陰也春

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之侵齊自背其盟也齊桓召陵之後書狄侵晉晉文城濮之後書狄侵齊狄之輒敢陵侮如此而二霸不攘斥之 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殺而書及者以某之故而累及某也如文九年士縠及箕鄭父襄二十三年慶虎及慶寅皆是也不書及者其罪同其殺之之志均也成八年趙同趙括十七年郤錡郤犨郤至是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故敢稱兵犯附庸之

國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嘗為鄰國所奪今復取之案二句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已之有不以道者其罪難知聖人亦正名曰取所以顯微也案此條從春秋傳說彙纂補入

公子遂如晉

晉未嘗來聘而公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于晉而薄于周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或問春秋孰賢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

覲之禮盡廢征伐之事專出皆罪人也曰不有齊桓

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夷狄乗之橫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爾是時二霸奮起齊桓仗大義倡之于前晉文明大順和之于後内率諸侯以尊王室以攘夷狄以安中國而皆謂罪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役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内率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内率諸侯以尊巳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爾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

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旣入滑又伐鄭秦亦張矣楚患

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書曰敗秦所以惡秦而

予晉之勝也案此條從黄震日抄補入

癸巳葬晉文公

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尋干戈也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入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師師伐邾

升陘之敗十餘年此年因晉喪而報之　案此條從黃震日抄補入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公本事齊遠晉文霸而受盟焉至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鄉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故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為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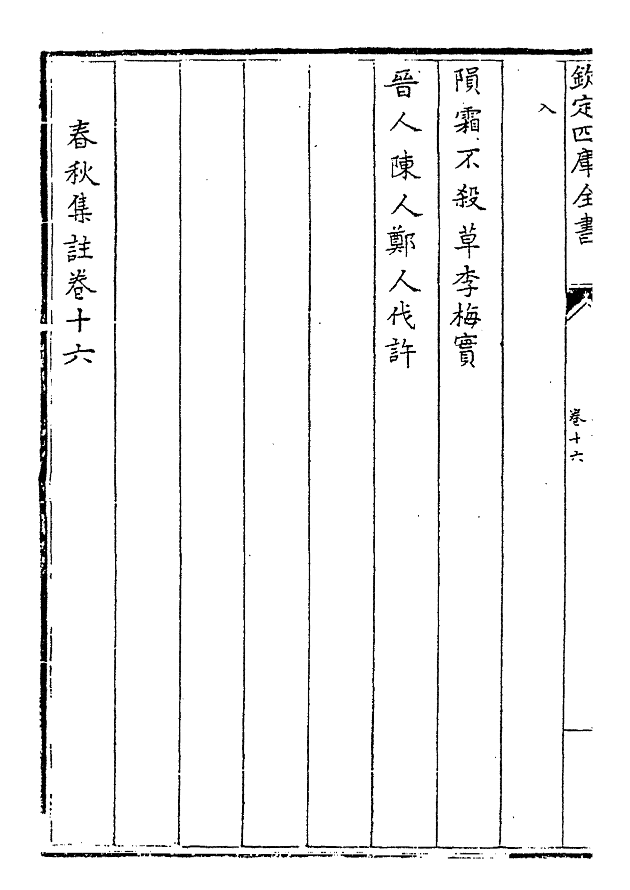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春義補入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二巳公薨于小寢

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

案此條從程端學春秋本義補



入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集註卷十六